

《沙海集》

目錄

第一章：沙海（父寫）

- 〈當海水模糊了眼淚〉.....04
- 〈沙海〉.....13
- 〈換新家〉.....22
- 〈淘夢歲月——在六輕旁捕鰻魚苗的麥寮人〉...29

第二章：新移民與檳榔攤（母書）

- 〈身份證〉.....44
- 〈最醜的檳榔西施〉.....51
- 〈如何把母親嫁回去〉.....61
- 〈從大農村嫁到小農村這二十幾年〉.....70

第三章：過客（異鄉人）

- 〈一場澆熄爆炸的酸雨〉.....78
- 〈失魂麥寮港〉.....85
- 〈米德〉.....96
- 〈下班的車潮——從六輕出來的人們〉.....106

第四章：田（失土）

- 〈一無所有〉.....78
- 〈沒有田的農夫〉.....85

〈離不開鄉下的人〉96

〈租賃田地的農夫〉106



‘Naturaleza Muerta’ de Mecano

By Y.T. Teresa

yuting.estudio@gmail.com

第一章：〈沙海〉（父寫）

〈沙海〉是我為捕鰻魚苗父親寫的第一篇文章，此後輪迴往復，

驅散不盡。

當父親的身影成為揮散不去的書寫。

為父而寫的複寫，被父附靈的「附寫」，成為只得以「跨文類」策略

重複書寫父土的必要。

〈當海水模糊了眼淚〉

新詩

人生能看過幾次爆炸？
乍現的光亮，是首次出生的睜眼
你看到海邊沒有海
要在用腳行過海上的工廠
才又浮現
離生命很近的原鄉海洋
「原來我離海那麼近？」

認知是又一次乍現
於是你能看到，知識份子附身底層人物
畸零的人是無法歸鄉的魂靈
他們開始用知識份子的語言招魂
嘗試找到鄉土裡的自己
於是，只能反身看到荒原
然後折射出黑土地上的蒼涼模樣

把筆插在沙地上長不出任何繁花
只有鋤頭很難成就歷史
養流浪狗的外籍移工在防風林裡抓荔枝椿象
巴拉松的空罐子與長照機構的巡迴車交響

海上的工廠炸出火光
不斷排放白煙的煙囪吐出黑氣
身旁滿是保力達玻璃碎罐的釣客讓焰火成為背景
人們被送進工廠捐建的醫院

一陣喧嘩起，又被豐沛的酸雨淋濕了地方的風骨
農業扶持工業讓農村依舊是農村
靠海的農村因應時代的經濟需求，出現複合式工作的捕鰻人

海上的星子乍現，海水沁冷，反黑遮蔽著底層的垃圾
老父撈起寥寥幾尾魚苗，漸起的黑水刺酸了眼眶
淚水一汪，模糊了離鄉的鬥志

〈沙海〉

散文

不知道是多少次踏臨這片海，每每踩上這離沿海鄉鎮麥寮那麼近，卻被六輕工業園區隔得那麼遠的海，都想為它書寫幾行輓歌。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時刻努力至今。才發現波的羅列並不整齊、現代，更是紊亂、荒涼，是大海帶來給願意尋找它的旅人的寫實真相。

祈福是每年確定完捕鰻苗位置後，下網前必定要進行的儀式，是海民對餽贈他們的大海的感恩與敬畏。安仔是從臺北艋舺回來的青年，國中沒畢業，高中不再被教育單位管控，開始自由的在地方上闖蕩。儀式裡他拜天拜地，格外虔誠，或是因為他的扛轎經驗，或是因為認同他的那群朋友祭祀時，都有模有樣地格外虔誠。

「遮有啥？沙啊啦！」安仔的父親朝棟灌入一瓶保力達，心內湧起無限哀愁。他向著已退到遠方的海潮吼，是向著那些死在海上的好兄弟告別。

「莫黑白講，我是轉來掠錢的！無錢為啥物欲轉來？」安仔稚氣未脫，自信滿滿，他想著老海人口中 30 年前麥寮海上的鰻魚苗銀河，會被他遇見。

「有錢？有錢你為啥物欲轉來？」朝棟的問題失了農村貧瘠的幽默，於是眾生沉默了。

朝棟在彰化大城一帶種植花椰菜，每年 11 月到 2 月底便循著海上的種種經濟傳說，行至麥寮海濱，捕撈鰻魚苗。朝棟是個不能溫飽的農夫，也就無暇顧及安仔的教育與成長。安仔的母親是越南外籍新娘，到臺灣後信奉一貫道，整日唸經希望超脫這凡塵俗擾，解除當前之厄，經濟貧瘠、智識不足，甚至還有朝棟。

無人操持家務，安仔無論上學還是下課總是餓著，於是身體瘦弱，精神早也耗弱。他的生活偶爾也有期待，支撐他活到今天，是朝棟從夜市帶回的過期麵包。一次總有兩、三籃，安仔不論口味，不管是否發霉，只顧溫飽。他從小就體會經濟的重要，而讀書無法立即獲得效益，至少沒辦法解決他的家庭問題。於是，他離開了學校，再也沒回去。

沉迷線上遊戲中成為英雄的體驗，安仔離學校與社會更遠了。只能被無論如何都不會拋棄自己的家鄉接納，他照著父親的謾罵命令去到宮廟，參與轎班群體，木轎擔在肩上使得肌肉痛腫，卻至少能換來幾顆溫飽的便當與些許零用錢。

「想賺錢」是安仔心底最真實的慾望，沒有偉大志向，不存在任何知識與理性，僅是生存本能的促使。「無，你來海上作伙掠鰻仔栽？」朝棟問向下午打電動，晚上夜遊闖蕩，中午前少有甦醒的兒子。

頹廢的日子早已活膩，安仔覺得在退潮的海上騎野狼機車很帥，於是跟朝

棟下海抓過幾次魚苗。那年收穫頗豐，奠定了少年的賭性。安仔跟朝棟一起下海捕鰻魚苗，有魚的時候安仔勤奮出席，沒魚的時候朝棟孤苦的撿拾著被漁網纏住的海洋垃圾。遠仔透過觀察安仔是否有在海上，便能知道朝棟這幾日捕撈的收穫。

畢竟捕撈鰻魚苗只是朝棟的副業，收成不好年份，他會掛起漁網，回歸農田。

「你無去掠鰻仔，按捏我欲做啥物工課？」在海上嚐到賺錢滋味的安仔，惋惜著輕鬆撈錢的賭局無法成行，而危機四伏的海上作業並不是一人能夠完成。何況，那時安仔還未成年。

「無，你欲掠土龍無？」

「彼是啥？會當趁錢攏掠！」

連日暴雨夾雜地震頻仍，農人朝棟知道土龍都從窩裡被震出來，山上也將滾下部分香豔的漂流木。

「彼是啥？遮大塊！閣芳！」安仔朝海上的一塊大原木吶喊，檜木卡在濁水溪出海口。溪水與海水交會處較溫暖也較營養，吸引海洋生物聚集，是捕撈鰻魚苗的良位。朝棟是麥寮港邊的老海人，因此才能以資歷與倫理佔得此位，讓兒子安仔現場看到稀有的漂流巨木，擱淺於沙灘上的珍貴畫面。然而，智識不足且難以生存的安仔，只被其巨大吸引，而後很快地判斷為朽木一塊。

「土龍咧？」

「土龍，當然是佇咧土內底！」

「佇咧土內底！按呢是欲按怎掠？」

朝棟從機車籃裡拿出特製五叉戟，看著灘地上的孔洞，避開細小冒泡螃蟹的居所。左手一插翻開灘塗，右手兩指扣住土龍頭部，一拉一尾斤多的半身長度土龍被扯出來，摔進腰間的竹簍。

「你看！土龍啦！」比起一尾百元左右的透明鰻魚苗，一尾上千的黃紋土龍讓安仔更興奮的在檳榔攤裡朝遠仔炫耀。

遠仔一早就吩咐陳濤要準備五甕釀酒的空缸，以及釀製土龍酒的中藥材，最重要的一味是「蛤蚧」。外籍配偶陳濤連土龍都沒看過，又哪裡知道什麼是蛤蚧？到中藥行一問一摸，乾乾癟癟看不出是哪一種形似蜥蜴的生物屍體。

「蛤蚧就是大壁虎。」朝棟臺華語混合的解釋著。

「蛤蚧在臺灣民間被稱為大壁虎、仙蟾，實為一種大守宮。」安仔知道土龍釀成土龍酒後，價格能翻數倍，於是認真地搜尋藥材資訊與學習古法釀製過程。

透明的海上白金鰻魚苗，黑黃的壯陽聖品土龍都不會恆常滋養討海的畸零人們。隨著雨沒有來，地震不再，天氣漸漸回暖，安仔又失業了。沒有足夠的低溫，捕撈鰻魚苗的網裡，浮現叢叢的蟲卵、成堆的雜魚苗，還有把萬物掩埋的保麗龍、塑膠瓶、泡爛的尿布。

安仔在海邊流連到 18 歲，終於認命海上的銀河只是傳說。退潮的海上除了

寥寥星點白金，更廣袤的是無盡的流沙，它不時吞吐著生命。

「18歲矣，會當娶某矣！去臺北揣一個轉來！」神龕前木桌上的夜市麵包依然成堆、發霉，安仔聽著朝棟的吼，萌生到異地闖蕩的心。這樣的心受到想離開家的衝動，「離開這個鬼地方，死了也不會比較差。」

貨車開進艋舺的鐵皮屋群裡，安仔很快就融入這很像鄉下的臺北舊交易所。朝棟的人脈不廣，只有在田野間一起長大的兄弟。安仔被引薦到兄弟人經營的快炒店工作，白日炒飯、炒麵，暗夜裡仍吵雜不止。陣陣菸霧中，一群人圍著一張桌子興奮、吼叫，嚼著檳榔闊嘴紅唇的光頭是安仔最有印象的客人。「閣來一鬥！」光頭總是這樣說，中風坐輪椅來的時候也這樣說著，最後聽說是酒精中毒走的。

農村人終究是讓人無法喜愛，安仔這樣認為，於是從來臺北討生活找老婆，回歸到原本對金錢的慾望。他開始成為嘈雜聲音的中心，錢也就叮叮噹噹落了下來，再也聽不見田園裡純粹的蟲鳴，記不清海濱星夜的模樣。

「臺北毋是好趁食？哪會閣轉來遮風飛砂、瘡狗湧的所在？」父親朝陸地方向拜了拜，說是拜土地與地基主，又朝海的方向拜了拜，是拜龍王與好兄弟。

「無啦，伊佇臺北是 tshit-thô 了袂歹，只是我癌症，無想欲囡仔無佇咧身邊，才喝伊轉來。」朝棟在退潮乾涸的埤頂點著金紙，一張張摺疊在保力達紙箱內，擋風也引好兄弟，他們生前愛喝，討海的苦命人都知道。

民間信仰是朝棟熟悉的領域，畢竟他祀奉王爺 10 年有餘。幸福與災厄臨來之時，人們避無可避，也無能準備。原本健康的大兒子，突然就燒壞腦袋，進了加護病房，後來只能以植物人的姿態活著。妻子也開始禮佛，遁入懺悔的後半生。因為大兒子的災禍，朝棟開始積極參與地方信仰，祀奉王爺，他虔心認為，正是因為王爺，他的大兒子才沒有真正離開世間，離開他。

「愛佢我掠鰻栽，就愛好好啊拜，尤其是拜海裡的好兄弟。」父親聽懂他討海的老兄弟朝棟的嘆息，收起樂天的幽默，嚴肅的向安仔告誡。

海風颯颯，砂打在臉上，三人在語畢後都呆愣著。其實，現代化的臺北帶給安仔的感受是機械、冰冷。防風林裡等老鷹懸空的時候，他向我講過「斷臂」的感受。

剛成年、瘦弱、沒有一技之長，被農村的老父親隨意推薦給多年未見的國小同學。在快炒店的日子裡，安仔從沒被瞧得起過。與其說是因為父親的病，更不如說是身心弱小導致一個青年的歸鄉。離開之前他去刺了一葉獨木舟，說是對艋舺歲月的記懷，我沒有問為什麼是獨木舟，我想跟維基百科對艋舺的解釋與經濟成本有關。因為問得太多，對安仔來說是一件不夠瀟灑的事，那來自荒原本性的自由個性著實令人羨慕。

一針一針刺上去的時候，點點的痛匯聚成片片的麻，手臂漸漸不屬於自己。血紅從被刺青刀點過的皮膚孔洞中滲出來，慢慢乾固成塊，黏附在皮膚上時，又能感覺到手臂真正屬於自己，從而有失而復得的踏實感受。安仔在海濱

插著在起大霧以及暗夜裡指引捕鰻人歸家路線的路青竹，撩起衣袖介紹那手臂上的刺青時，經驗老到的說著，好似他多麼懂得自己的身體。從刺青的黑線紋路中，還依稀看得到一圈縫線的深痕，聽說是在北部逞兇鬥狠時的歷練。

無論臺北如何現代，怎樣繁華，我知道在安仔的心裡，肯定沒有捕鰻魚苗令他興奮。與海拚命，絕不僅以經濟收入衡量利弊，在農村更是生存能力的展現。即便收入寡淡時，仍會被稱讚勤奮、肯做，擁有農村人良好的純樸性靈。

安仔畢竟已不甘於在全面現代化的文明西部當一個農村人，少不經事的匱乏更使其難改頑劣性格。他繼續保持有魚就抓，沒魚就拋棄同伴窩居在家裡的風格。

「你閣無愛來，就攏免來啊！」父親不是朝棟，看不慣也不姑息安仔浪流連的痞性。另一方面，他也擔心海上作業無人陪伴的風險。

將捕鰻魚苗真正作為一日日往復的工作時，塑膠瓶、枯枝爛葉、沒有經濟價值的雜魚，才是真正的日常。安仔無法忍受這沒有人能忍受的一切，他認為這是墨守陳規的老討海人膽怯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朝棟與父親過往抓鰻魚苗以抓退潮的為主，從水退到膝蓋開始抓，抓到退乾。相對安全，但潮水會將岸邊的海洋垃圾也引動進捕鰻網，垃圾多，魚少，甚至還有可能讓鰻魚苗被垃圾掩埋致死。

「掠入流敢袂較好？」

「會啊！但是誠危險，毋捌海性是毋通黑白掠！」父親邊帶安仔洗漁網，無心而格外真誠的話語打進他的內心，「海性我捌啊！為著錢啥物我毋捌？」安仔仗著自己氣盛的膽迫，與自認為是海濱相對精明有力的青年，獨自一人踏上抓漲潮鰻魚苗的道路。

父親因為母親的勸告，一直都沒有打抓漲潮鰻魚苗的念頭，這反而使安仔能夠在父親抓退潮的網邊，插下抓漲潮的網。得癌症的朝棟聽聞兒子有膽色的計畫，也支持他到海上賭命。

一個漲潮的夜晚，一臺野狼機車，一盞頭燈，一個人向那朝岸邊撲來的海駛去。海潮拍痛手臂，搥痛胸口，安仔再一次透過身體的疼痛感知自己的存在。青年不斷朝海的深處去，危險而澄澈，無暇回頭，更難以顧及身後。

「安仔！轉來！」癌症使朝棟的身體瘦弱，風雨裡行路艱難，他每每會在安仔抓漲潮的時候來到岸邊，一聲聲喊著，看著遠方的安仔，他知道原來他自己這一生都盼望著孩子們回家。

祭拜好兄弟的時候，也是設置新的一年西海岸捕鰻魚苗所用路青竹、三角定置網的時節。我看著這使用幫浦一根根將 12 尺長的竹竿插入沙地的青年，無法不關注他每一次彎身、被沙泥飛濺。該陪同父親在這片苦夢之地的，應許是我？

誰會不想換新家呢？吳遠志便不想。

花色的喪禮

喪禮，花色的，粉花鋪在吳志彥的遺照下。過陣子還是花色的，腳尾經誦，魂路已開，十殿閻羅的彩幔讓這荒村裡的庭院愈加神傷。

雲林，新村，三合院庭的外人在哭，廳堂裡的家人沉默。

「大漢的就已經按呢啊！毋這馬是欲按怎？」大姐吳素麗唯一哭喪著臉，她底企盼越明確，心緒就越渾沌。

荒村的野橋被建上雙龍搶珠喜慶的隘門，賓士車開進窄巷，素麗已經忘了，起初是如何與林響相遇。後來信媒灼言、聽父母命結婚，在林響還愛著與他同姓的青梅竹馬林怡的時候。後來，林響悶不吭聲的在婚後搬了出去，把當警察的薪水全數用來租他與林怡的愛巢，還有建構那些甜蜜的日子。

悶不吭聲的，1980年代從農村嫁去臺中的吳素麗，失去了破敗回家的權利。林響也不是什麼都沒有留，離自己最近的親戚，正好是做太陽餅的，時常將次品送到明面上的妻子家裡。於是，全職家管吳素麗將僅有的一點儲蓄，給了大兒子、二兒子與小女兒的教育，自己就吃太陽餅。隨即臉就黑了，尿也是甜膩。

「大姐知影毋著啊！」吳素卿臉色愁苦，卻仍不忘維繫傳統家族的和睦。

吳志彥的喪禮上，子孫們過完奈何橋，把金錢丟進銅盆中，叮叮咚咚一陣響。九泉的花費或許解決了，卻沒能抵銷現實的貸款。吳志彥將吳恭喜為了脫產，而轉讓給他的三合院祖宅下的地抵押，聰明地以貸款運作高利貸事業。大姐吳素麗是保人，不料吳志彥得了癌症，現在死了，她只好全盤托出，那張臉是又黑又瘦。

客廳裡除了自家人，還有一個外人。陸配洪濤 1995 年從大農村四川重慶，嫁到小農村麥寮，她認命作著一切。她打理著一日三餐，在還養豬的年代清掃豬舍，整洗衣物，最後跟著婆婆在男人用餐後才上桌吃飯。還好，那時她聽不懂一句臺語，因此沒受過一句謾罵。直到她學會一點臺語，就被迫到村莊外的防風林外，開設檳榔攤。

一個有關嫁妝的話題圍繞著這個「外人」展開。洪濤的父親洪光輝因為女兒遠嫁，特別交代希望吳家能善待她這個女兒，便是最大的聘金。於是一分錢沒收，還給了萬元添購新家俱。吳家賺了個萬能的媳婦，嫁妝非但不是一牛車。到後來，才知原是一無所有。

吳志彥的死揭開家業已空的事實，即便再如何沉住氣，有些舊帳是不得不算了，畢竟能要一點是一點。沒了祖厝，見不見面都還是問題。吳素卿問起她被老

父親吳恭喜借去的嫁妝首飾。吳素麗則接話說遠志結婚時拿去用了。於是，她們便要洪濤還，說這幾年遠志捕撈鰻魚苗，並且購置新屋，是多麼多麼賺錢。

遠志茫然了，他確實記得結婚前夕，大姐吳素麗帶他回家時，讓他挑首飾，卻沒提過一句借。洪濤極為講理、大度，若她有首飾，即便後來才知道是這情況，她也會還。只是，吳志彥結婚時，老父親恭喜籌集 50 萬聘金後，還是用簽支票的方式先行墊付給媳婦鄭美麗，沒能再有錢添購嫁妝而向洪濤借走那組首飾。

「阿爸，我這樣說對不對？是你親自跟我借的，你這時候怎麼不說話？而且，小弟結婚的時候你們都有來。如果你們看到他媳婦戴著的那套嫁妝是小妹借給我的，那怎麼不問我要？」洪濤不小心講著道理，因為太過委屈。

「遮是咱林家的代誌！毋免你來講！」吳恭喜沉默地嘆息著，反而是與恭喜相差 20 多歲的弟弟吳穎宏瞬地發聲，這千頭萬緒也讓平日理性的他失了風度。

洪濤自由了，不再需要回到三合院，在男人吃完飯後上桌。

這個喪禮，沒能解決任何問題。老菸腔惆悵到忘提一根，他們沒心情摺蓮花，甚至忘了告別。

逃一輩子

小弟吳志彥的喪禮，大姐吳素麗、二哥吳遠志、三妹吳素卿，還有他們的叔叔吳穎宏都回家了，然而大漢仔吳志駿卻還在奔走。

1999 年那個冬夜，除夕夜晚，這時的三合院裡還能點炮放煙火。吳志駿在公路上狂飆，人們不清楚他到底是喝了還是沒喝酒，但如果有喝，絕對為的是消除生命的痛。那種無聲啞啞，無人能懂的心靈頑疾。吳福還掌家的時候，身為長孫的吳志駿正意氣風發，吳恭喜也還年輕。

吳家在新村也算是名門，吳恭喜還曾於武館教人舞獅、吹嗩吶，在地方也是有頭有臉，因此也就失不得臉面。吳志駿為了要替父親爭光，整天寄情於酒局飯桌，畫著拚政治、開公司的大餅。

「猶未娶某，毋成家，是欲選啥物舉？」吳恭喜或許是怕吳志駿選輸丟了家族的臉面，所以平時好大喜功的他聽到大兒子要選舉的消息，卻並沒有表現出歡喜，反而慚愧轉生氣。

從此吳志駿的人生像失了準心，因為所有他以為長輩喜歡的，在他努力後，都不被看好。這天晚上車子還在疾行，在酒店畫完大餅後的他醉眼朦朧。一切都是必然的，沒有例外的下場。冬夜，另一車要趕回鄉下過年的都市人，闖了紅燈，被撞翻一圈碰到路旁的屋舍，母親與媳婦重傷，駕車的兒子死亡。

他底心頓時慌了，撥打了救援電話。奧迪的車頭撞爛了，救下自己一命，但吳志駿的心裡卻認為不如死了好。

這輛奧迪是吳遠志的，那時他在南投水里養豬，因為勤奮肯做，很快就升到了組長。廠長因為要換車，於是把二手的奧迪賣給了他。吳遠志是個純善務實的人，於是出盡風頭的奧迪便成了大哥志駿的代步車。說來也巧，洪濤前月才建議

吳遠志將奧迪賣給大哥，並且退了保險。這個月便出了人命關天的大事，像逃不掉的。

「大漢子袂當坐監！」還是臉面問題，吳恭喜下定決心要幫吳志駿偷渡中國，逃過牢獄。吳志駿也因為被裁定要負全部責任的一審判決，覺得司法不公，不願承擔。他們沒替吳遠志想過，這輛無法報廢的奧迪，將如何影響這二兒子的一生。

於是，吳志駿連夜搭機逃往中國，是的，不知為何當時他還未被通緝，這一去便是十餘年。索性他一輩子沒娶妻，興許是怕耽誤任何人，也包括自己。聽說他一直待在福建附近的果園裡生活，是吳素卿他們說的。畢竟當時中國雖然較臺灣經濟落後，但無論在哪畫大餅，都是筆不小的開銷，所以吳恭喜還是讓人給吳志駿寄著生活費。那錢，當然也與時刻供給家裡的吳遠志脫不了干係。

2012 年左右，吳志駿追溯期快過了，回到新村。他的「伊啊」卻整日把三合院的門緊鎖，怕有人來討債。吳志駿在家的一兩年裡，最周到的就是有客人來的時候泡茶的舉動，最勤勞的便是到鄉野賭場去豪賭。不過因為著實待的時間太短，只能說他的優點就是善於奔跑吧！後來，聽說他為躲賭債去了臺南、臺北、高雄，還有一些山區。

吳恭喜沒想到，他的大兒子回村後，讓平日還有威嚴的他，真正沉默無聲了。

過年與新生

炮聲隆隆，是新春的夜晚，那年蔥收成的不錯，吳福聽著新丁出生的哭聲，笑地欣慰。唯一苦惱的，是不識字的他，不知道要如何勘定這新生兒未來的宿命。

陣陣硝煙後，露出一張斑駁的臉，年節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慶祝。那老乞丐襤褸的衣衫上，是片片補丁，灰白的髮尾捲成一束束。他拖著外面香腸攤在玩十八啦的破碗，來到吳福面前。

吳福讓其妻吳雷也替老乞丐換上新碗，乘一些油飯。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是那個老人臨走出三合院前窄巷的所有話語。於是，吳恭喜便有了命途。

如今，吳福已逝，雷也不存，吳恭喜仍很重視除夕與初一。吳家極少慶祝吳恭喜的生日，少到孫輩們基本上都不知道阿公的生辰，但吳恭喜不會忘記在除夕的時候發給所有人紅包，讓眾人對他道一聲「恭喜！」。即便今年花生與蔥的收成都不好，他必須向在臺中開建設公司的吳穎宏伸手，也要慶祝這年。這是他來到人間，被祝賀的時分。

可後來，吳志駿一生奔逃，吳志彥癌症病死，吳遠志家庭負氣不願歸家。吳恭喜還是包了新年紅包。他雖不富裕，卻也發不完了。

看清土地的另一場喪禮

吳志駿不只錯過了吳志彥的喪禮，還錯過了自己的一生。索性他的伊啊吳許英麗臨終前，他還能趕回來看顧最後一程。其實，吳許英麗死得比吳志彥早。

許英麗的一生也是傳奇，她本是下橋頭大戶人家的女兒。許家此前因為生不出小孩，家主又有一顆善心，於是收養了一兒一女，此後才生下的許英麗。因此許英麗便無需操持家務，被養得嬌貴、傳統。當許英麗的閨蜜嫁到了新村，說那吳家大少爺吳恭喜長得英俊，下田的本事也是一流。所以許家與吳家就在父母合意、媒妁善言後，促成吳恭喜與許英麗，許英麗也就成了吳許英麗。吳雷也對這嬌貴媳婦的印象便是一個「懶」字。

吳許英麗生前喜歡吃醜豆，那時洪濤剛嫁進吳家，隨著丈夫洗完豬舍後，便要回家煮飯、洗衣、帶小孩。吳許英麗放了一大盆醜豆在廚房，講臺語讓洪濤煮，自己便到三合院庭掃起了地。待男人吃完飯，吳許英麗上桌，看那醜豆並未被煮完，頓時發了脾氣，她說「煮遮一寡仔是欲互朽死鬼食喔！」然後拿起湯杓喝了一口湯，便悻悻回到了她那餐廳旁的榻榻米房間。洪濤聽不懂，只覺得今天婆婆或許身體不適。

還好，吳許英麗走得早，不必承受與吳恭喜一般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她一生也算活得富貴，不太下田做事，常哀嘆身體病痛而窩居。反倒是吳恭喜，至今都還硬朗得天天務農，即便那塊土地是所謂的非非法侵占，他仍要日日活動、作息。

最後是口腔癌走的。那段從新村往返二林基督教醫院或嘉義長庚醫院的日子，多半是吳遠志陪同的吳許英麗。那時，吳遠志已經被迫到新村外開檳榔攤，並且在廢棄豬場裡養著羊，忙得不可開交。吳志彥雖住在三合院裡，吳許英麗卻不願意讓他載，他也不喜歡載這個滿身病痛的伊啊。

吳許英麗是個對外人很周到的人，因此害羞跟醫生說自己的病情，她總覺得自己講不清楚。於是，在前往醫院的車上，吳許英麗總是會跟載她的孩子詳述她的病情與痛楚，雖然吳遠志與吳志彥都不愛聽，但至少吳遠志願意像翻譯一樣轉述給醫生聽，並且細問病情，而吳志彥則多半沉默。

又是個要出行醫院的午後，吳志彥在房間休憩，吳許英麗則拿著一千塊要給吳遠志。此時，吳遠志的豬場已經破產，養著羊、做著檳榔，生有兩子的他，生活艱困。「遮啥？免啦！」吳遠志看著自己的母親拿著錢，詫異地回覆著。

「細漢仔咧睏，咱駛伊的車，愛加油啦！」吳許英麗提醒著。

「我載阮老母，閣愛老母提錢加油，按呢就誠毋對！」

吳志彥的房間離車庫很近，聽著吳遠志要來借車載母親去看醫生，及母親數落自己的話語，便走出來一頓謾罵。

「無欲載老母無要緊，嘛毋通按呢罵！」吳遠志不大聲，心底卻是很氣急。

「我家已閣吊一包咧！」吳志彥留下一句話後便甩門回房間休息了，外頭的兩人沒聽懂他在說什麼。不過，吳志彥自己清楚，此時的他也患了癌症中期。

一開始只是腸胃道與高血壓等問題，後來病變成口腔癌，電療後壓制了許多，卻又轉移成肺腺癌，吳許英麗年紀也大了，醫生便建議無需開刀了。吳許英麗是個不善於表現感謝的人，在吳遠志為她奔忙的日子裡，她沒有一句感謝，但會偷偷塞錢給吳遠志的一雙兒子。或許，那便是她默默的回應吧！

吳志駿是在吳許英麗臨終前一週回來的，吳遠志認為母親就是在等大哥。那

天早上，巡房的醫師說吳許英麗的氣色很好，便讓護士去拿營養劑來。誰知沒等到營養劑，吳許英麗就這樣去了，人們說那個氣色是迴光返照。還是癌症，到後來器官衰竭，那仿佛是麥寮片區人們的一條死亡路徑。

其實，她在長庚就死了，只是插著的管到了新村才拔。大兒子志駿陪在身邊，這或許是他這輩子最安穩的時刻，終於不是為了躲避而奔忙。聽到大兒子從醫院撥來的電話，吳恭喜用布先將祖先牌位罩住，開始一通電話一通電話的打，他一下請葬儀社，一下聯絡在做師公的親戚，還有把孩子們都喊回來。還好，這年蔥收成的不錯，好好買一塊墓地安葬，應該不成問題，吳恭喜底心裡是這樣在意的。

所謂「後事」，部分有關亡者，更多攸關生者。吳許英麗罹癌超過一年，志駿聽說農保可以申請重大疾病 40 萬元的補助，便偕同吳恭喜一同前往麥寮農會。此一去，一樁樁陳年荒唐事又掀起了波瀾。

刷過身份證，查閱戶籍資料、財產證明，男性職員冰冷地說「你們不能申請喔，因為三等親內沒有土地。」吳志駿低著頭，不好再說些什麼。

原本是有的，在新村周邊原有一塊吳恭喜在養豬的地。約莫在 1995 年，在村長選舉鬱鬱不得志的志駿，仍想要闖蕩一番事業。於是便像吳恭喜討要了地契，讓親戚吳守德作保，向銀行抵押了幾百萬，卻沒人知道他究竟開了什麼公司。吳家人都戲稱「伊開公司亦無一改成功過！」

1999 年，吳志駿奔逃中國。那欠下的銀行利息無人償還，看著老父親吳恭喜要向親戚借錢還債，更聽聞那聲聲嘆息，吳遠志也將賺取投入。即便吳恭喜、穎宏、遠志接力還了數十年，共計幾十萬的利息，仍未能繳清本金。於是，銀行便找吳守德討還，否則就要法拍土地。

最終，吳守德只好將自己持有的土地販賣，把財產分做幾份，過戶給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這一份，則用來保下這塊土地。他記得清清楚楚，七分地，一分 70 萬。吳守德這一生確實守住了德行，向銀行買地前還與同輩的吳恭喜及吳穎宏商量，而得到了一句準話「姑丈快活就好。」

靈堂內吳恭喜扶著棺，他看著一切都是花色的喪禮，只有他的老伴臉是白的，比他還沉默了。他深邃夾沙的眼眶紅潤，眼裡有淚，他清晰記得，許英麗年輕時很美。他清晰記得，許英麗最後一次進醫院前，在榻榻米房間外親了他一下，吳遠志跟洪濤都有看見。

被非法侵占的一生

身為吳福長子的吳恭喜，被 1960 年代催促著，一頭栽進了農耕生活。大姐吳阿梅與二姐吳雲雀也投入了農業工作。老么吳穎宏出生的時候，吳恭喜已經生了大女兒，並且因為牛棚已改為書房，愛讀書的穎宏便在大哥、大姐的庇護下，有了求學的機會，成了全家唯一的大專生。

後來，吳素麗、志駿、遠志、素卿、志彥隨著成長，也投入田事。再更大一點，吳穎宏則帶著志駿、遠志、志彥一齊在臺中從事木工、裝潢等各式行業。當

然，遠志從事的行業最為複雜多樣，他曾在出版社搬過書，讓自己的身形矮小，做過板模工、木工、裝潢等工作。

直到志駿想開公司，不想再做「小事」。受經濟壓力所逼，穎宏繼續從事他專業的建築，遠志到南投水里養豬，志彥則回到三合院，希望以賽鴿致富。

其實，吳遠志一直都想回到三合院。或許是因為吳遠志的孝心，讓他日日在水里刻苦的努力讓廠長看見，想要擴大投資的股東們，希望任用吳遠志為廠長，另尋土地營運。原本在務農的吳恭喜，因為吳遠志的一個還鄉養豬的決定，讓原本在村外防風林邊的耕地，改建為養豬場。

說來意外，但生活總是如此。純善的吳遠志歸鄉後不久，1980 年代的一場水災，讓豬隻在泥河裡掙扎，一棟棟在南投水里的豬場隨著土石流坍塌、破碎後，無影無蹤。還有那些留在水里廠的員工，許多舊友的聲音，也消聲匿跡了。吳遠志的心情是難以描述的複雜，但他勤奮韌命的農村個性讓他朝著明天前行。

不是所有努力都能換來成功，1997 年的口蹄疫，讓吳遠志的養豬產業確定失敗了，而一直將積蓄上繳家族的他，也真的一無所有了。股東們像白蟻一樣啃蝕著一棟棟豬場的器械、白鐵、鋼構、鐵皮等有價之物，這片田地終究落回了這步田地。

索性原本蓋在豬場旁的不動產水泥農舍因為無法搬移，被遺留了下來，但那也不再關吳遠志什麼事。因為常住三合院的吳志彥以需要娶親為由，重新裝潢了農舍，並繼續在其一側養起了鴿子。

2013 年，六輕工業園區聯外道路來了一批蓋風車的人，他們先找上在開鐵皮檳榔攤的吳遠志，想把那片已無豬舍的空地租來放風車扇葉與基座。吳遠志沒有答應，於是他們轉而找到空地另外一頭水泥屋舍裡的吳志彥。吳志彥說服了吳恭喜，承租後沒幾年，林務局與水保局的相關人員在土地周圍的電線杆上，貼上非法侵占的告示。

吳恭喜第一次聽見「非法侵占」這個詞，吳志駿已經抵押掉一塊土地，並且奔逃中國。現在，他的小兒子吳志彥讓他與林務局打官司。民與官爭，多半結局都是黯然，吳恭喜也不例外。怪手開進無法證明民國 82 年以前有耕作事實，且官司敗訴的原屬於吳恭喜的空曠地。吳志彥的房子雖然被強制拆除，但他並沒有為此痛心，甚至沒有為此爭取，因為這本不是他努力而來。

所幸吳遠志的檳榔攤不在此次沒收範圍。然而，吳遠志是真的慌了，他不在意他所建設的豬場辦公室被拆除，但他無法不去想，如果檳榔攤也被沒收，他的妻與一雙兒子該何去何從？

那天，吳遠志穿上久違的破舊襯衫，充滿皺褶的灰色皮鞋，他到林務局去。吳遠志想知道，民國 82 年以前有耕作事實，並且現在有地上物的非法侵占土地如何承租？

「阿伯，不然看你要不要申請調查？」是個年輕的公務員，他建議吳遠志按照程序調查。

約莫過了一個月，吳恭喜便收到了罰鍰通知單，是有關檳榔攤這塊地的。吳

遠志遭到父親的埋怨，怨他申請了調查。是的，進入調查程序後，即使能夠自證，土地為祖先遺留且有耕作事實，那高昂的罰鍰、租金，甚至購買土地的金額，也不是不識字的老農負擔的起的。連連嘆息的老農不僅有吳恭喜，還有吳遠志。

「阿爸，無……代誌猶是愛處理。你看，無阮去找老村長好無？」吳遠志試探著，即便他這次到林務局吃了虧，他至少得知要證明民國 82 年以前有耕作事實，必須找到當時的村長開立憑據。

吳恭喜臉色黯然，卻還是在吳遠志的周到下跟著去了。

「恁看一下，地愛寫啥人的名？無問題我就來開。」老村長在開立證明前，再次確認的問著，畢竟家事難斷。

起初收到罰鍰的時候，吳家人一致認為誰在使用，就該誰來負擔。那時，吳遠志雖心有戚戚，卻也再次吞忍了。他想，好吧！至少，負擔之後，還能留下點什麼，為吳家奉獻的一生也算有價值。

「遠仔啊！我想齣，寫你的名，按呢無啥對捏？因為，我遮輩閣有一個恁的啊叔，恁這輩嘛閣有三個兄弟。無，亦是寫我的名才對捏。」平時沉默低語的吳恭喜，此時的話語鏗鏘有力。吳遠志頓時醒了，他對吳家滿腔的熱血，被絕望與失望沖醒了，那聲音迴盪如幽谷深處所敲之洪鐘。他一直以為，父親是因為疼惜每個孩子，更多時候是因為沒有想清楚，才放任志駿糊塗，志彥揮霍。而如今，沒醒來的竟是自己，吳遠志沉默了，但也就這麼認命了。

檳榔攤後庭開始種起防風林，吳志彥心裡的計畫也持續發酵著。因為辦公室被拆除的關係，吳志彥回到他常住的三合院。他聽著吳恭喜的嘆息，便進一步與父親說明，官司打輸會如何波及現有資產的相關問題。於是，吳志彥達成了讓吳恭喜將三合院脫產給他的目的。是的，便是那麼容易，只有吳遠志是困難的。

沒了養賽鴿的場地，有妻有兒的吳志彥，也被經濟逼的不再能挑剔工作。透過吳許英麗親戚的關係，進了臺塑企業當司機。因為吳志彥的聰明伶俐，及想要做大事的態度，沒幾年他便開上車牌 6666 與 9999 的黑頭車，是麥寮區副總的座駕。

雖然吳志彥成了被呼來喚去的小司機，他心裡卻有大志。在車上他能聽到六輕廠區相關工程的消息，載副總應酬時也能接觸到準備標工程的中小企業老闆。吳志彥發現無論是正在籌備或者已經標到工程者，都可能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會短缺的原因，除了正當的本金不足，更多是賭博或本就想作買空賣空的生意。

「大姐啊，我閣佇咧艱苦你啊毋是毋知？閣有兩個囡仔咧讀國中。」吳志彥拿著地契要去抵押的時候，需要一個保人，他只願意讓那曾經偷偷去醫院照顧他的大姐知道他得癌症的消息。這是連吳恭喜這個父親都不能知曉的。

吳素麗就這樣，什麼都知情了，也成為吳志彥以三合院土地抵押貸款的保人。親戚們猜想，她斷然有獲得些好處，可誰卻也說不準，究竟是利慾薰心，還是親情使然。不過，此後吳素麗的臉是越來越黑了，在吳家也漸漸低著頭。

吳志彥究竟貸款去做什麼呢？為那一雙兒子買基金？還是繼續從事賽鴿事業？人之將死，他也看破許多，參悟賭博滿是虛妄。他眼前看到的，除了開車這

點微薄薪資，能夠打拚的，便是利用中小企業資金缺口從事「放高利貸」的循環。

這個生意做得起來，除了憑吳志彥一張巧嘴與縝密的腦袋，更因為承包標案者的賭性。他們認為工程頭期放款不過就是一、兩個月後的事，所以一分或兩分利在那更大的利潤面前，並非阻礙。

吳志彥的喪禮，花色的，吳恭喜最愛辦事轟轟烈烈。三合院庭來了很多中小企業老闆，當然還有地方政治人物，甚至連六輕廠麥寮區副總的人馬也來了。三合院屋舍內，親族們正討論著吳志彥所鑄成的複雜又毫無頭緒的種種。吳恭喜卻望著窗外熱鬧的等待觀禮人潮，少有的說了一句名言「細漢仔是真巧，到死都咧想辦法賺錢。」

眾人驚醒，包括長期無條件支助吳恭喜的吳穎宏與遠志。還有那到大都市發展的高中有畢業的吳素卿。吳素麗雖沒有說話，心底卻暗暗鬆一口氣。吳志駿還在逃。

此時，吳恭喜真正沒有任何吳福留下來的一塊地或一間房，是屬於他的了。豬舍被大兒子敗光，三合院任小兒子揮霍，田地也揭示非法侵占。那就唯有那個吳遠志的檳榔攤還存有希望，村長簽屬證明後，吳遠志雖已心死，卻還是替他老父親急急跑著程序。命運終不遂愚人命，那檳榔攤原來早已從林務地成為水保地，而吳遠志得了一句「水保地即便有耕作事實，亦不可承租」。吳遠志莫名的心痛，即便他被拋棄至此，他還是為他老父親被非法侵占的一生痛心。

白色的婚禮

新村燃起炮仗，吳素麗出嫁這天，情緣雖不敢稱圓滿，但排場卻是十足。吳恭喜的大女兒出嫁，大定、小定齊備，聘禮也是新村少有的高額，還有一臺偉士牌，在 1980 年代堪比當今的轎車。

吳穎宏與吳遠志也在養豬的這段日子裡結婚，到吳素卿，就只辦了訂婚宴，家族認為太頻繁的宴請，對收紅包的親族不好意思。吳素卿記得，出嫁的前夕，他拖著兩個行李箱，就這樣離開三合院。

虎尾高中畢業後，她便到臺中的義美服務，後續轉職全國電子，嫁人之後便隨夫家到新竹。吳素卿回望一生，難忘的還是拖著行李箱離家那日，嫁妝是有的，還有她努力攢來的全國電子股票。傳統的農業社會，嫁出去的女兒如一汪水，沒多久便乾涸在旱地上，這吳家的一切也漸漸無干了。

洪濤嫁進來的時候，是西式的婚禮，幾個在重慶農村的姐妹們沒有來齊。那一袍白色的婚紗，那幾副金燦燦的首飾，讓她無怨無悔地交付一生。直到繁華落盡，哀歎連連，卻已有身孕，只得為孩子委曲求全。

「媽媽能夠撐到現在，都是為了你們。」陸配洪濤常對她那一雙兒子訴說這情深意重，可殊不知，轉嫁的不只有深情，還有那還不盡的纍纍恩情。

直到大姐吳素麗在吳志彥喪禮時向二嫂洪濤討要嫁妝，洪濤才知道原來她嫁進吳家時，本是一無所有，她父親叮囑的種種，吳遠志都只是自以為能做到。然

而，吳素卿又何嘗不難捱呢？白色的婚禮，在三合院，是她一輩子都未能抵達的。

這人人短促的一生只有吳求記得。吳福之子吳恭喜，吳恭喜二子吳遠志，吳遠志長子吳求聽著這一切，他，是唯一想記得所有的。

屈居簷下燕難飛

一出生就註定差了六年，吳志彥與所有兄弟姐妹命定不同。他與二哥遠志差的這六歲，非但讓他難以融入農耕團體，更與兄長們產生代溝。所幸，身為公子，備受吳恭喜疼愛。

1970年代人們雖心中有愛，卻不行於言表，沒有與兄長們玩在一起的志彥，便更難理解兄弟情誼了，也就逐漸與大家疏遠。高中肄業的他自覺一無是處，但新世代的天際線是那麼絢爛奪目，誘人的現代化的列車啟程後便不曾止歇。

吳遠志回鄉養豬的時候，住在三合院養著鴿子的吳志彥覺得，洗豬舍、打疫苗等工作將使自己的人生偏離軌道。資本的天花板太高，他也想要到那個高空闖一闖，於是他把豬舍屋頂的瓦片掀開，蓋上了一間藍色的鴿舍，每天等著他訓練的賽鴿飛回來。

禽類與家畜生活的空間本是難容，志彥與兄長遠志的嫌隙愈發大了，但在吳恭喜的疼愛下。吳遠志說不得什麼，就只能吞忍，可吳志彥也並不認為自己受過什麼疼愛，他不過就只是做著那不著邊際還沒成功的夢罷了。

鴿子越來越少，等待終是落空的吳志彥，面臨著人生的一大抉擇。1991年第六輕油裂解廠暨火力發電廠買走麥寮的海。1993年在麥寮招工，頓時全鄉轟動，那時只要是麥寮鄉人，到鄉公所，高中、高職畢業者佳，肄業者只要通過智力測驗也能入廠，是個麥寮鄉疾步現代化、資本化的轉捩點。

「咕……咕咕……咕……咕咕。」吳志彥難得起得很早，星星都還掛在勾月旁，他一顆一顆地投餵著玉米。他在想那新的生活的模樣，藍色襯衫，西裝褲，一個上流社會乾淨人的樣子。

鄉公所的冷氣與柏油上熱騰的夏意對比鮮明，人們擠在裡面，一下子話都聽不清楚。吳志彥抽過號碼牌，拿出身份證等待，臨到中午直到下午，他終於被領去做基本測試。除了叔輩的吳穎宏，吳志彥算是他們這一輩看起來最斯文、帥氣的，或許是少下田的緣故，又或許是常躲在鴿舍的原因。那白淨是與生俱來的，可他卻是真不識字，準確地說是認識的字少。筆試結果慘然，他考得比皮膚黝黑整日養鴨的女婿還差，於是他喪志地躲回鴿舍，看著清冷的冰雨從藍色油漆的木板間滴落。他用雙手去盛，想要釋然一切令什麼都彷彿沒發生，但那證明自己無用的一刻，卻永遠地烙印在心尖。等雨滿溢潤濕手背，他楞神地發現，那清澈中的沙粒，以及那水中汙穢的年輕的倒影。

一切都氣餒了，但關於考試，吳志彥並沒有放棄。斗笠邊罩著花布，扛著鋤頭，露出黝黑乾癟的小腿，是邊陲鄉村的一幅農人騎機車即景。然而，隨著1990年代後對文明與進步的愈加要求，吳恭喜不再能隨心所欲的無照駕駛。於是，當

不識字吳恭喜嘆著氣的時候，吳志彥也想為這份無奈盡心。他告訴吳恭喜代考駕照的可能，怎料困難的不是代考是否能被認可，而是信心滿滿的吳志彥連筆試都沒過的醜聞，後來成為村莊裡的一件趣事。

電子花車女郎是廟口慶典的重頭戲，一群一群的鄉村青年充滿蓬勃的活力，等著一首首歌舞，與夜深時愈加火辣的鋼管秀。林玉文養完賽鴿，巡視完村裡的檳榔攤，便將機車熄火在電子花車前，兩眼盯著火辣的鄭美麗，上竄下跳是青春的身影。

「幹！啥咪代誌攏做毋好。不如娶某！」玉文踢著台啤空罐，在志彥的鴿舍旁有志難伸，卻滔滔不絕地說著鄭美麗的身材與電眼。

於是，一事無成的吳志彥便開始追逐那曼妙的愛情。從停放電子花車的廟口，跟隨到電子遊藝場，他發現音樂都沒變，只是更大聲，煙霧也更加瀰漫。從鄭美麗單眼皮，追到她雙眼皮又打了蘋果肌。首飾、聘金全是吳恭喜拖著老臉借的，部分聘金簽的還是本票，鄭美麗最後終於帶孕進了吳家門。愛面子的吳恭喜，這次沒有像數落洪濤是個賣檳榔的那樣氣憤，反而真心替這小兒子的成熟感到歡欣。

成家後的吳志彥，很快就在三合院裡與鄭美麗誕下兩子。鄭美麗與洪濤的生活是極為不同的，她不煮飯、不洗衣，甚至放任孩子在床上哭鬧著。於是身為婆婆的吳許英麗只好邊低聲碎念邊操持著家務，吳恭喜也灰頭土臉的載著小孩上小學、國中。後來，麥寮人吳志彥順應天命的得了癌症，在人生的最後旅途中，他託吳許英麗用親戚的人情讓他進了六輕廠當司機，又把吳恭喜的財產都轉到自己名下，進而以抵押貸款的金源，從事高利借貸。對人生了無追求的吳志彥，也與那曼妙的鄭美麗離了婚。

吳家人想不通吳志彥的心態，就如同吳遠志第一次要到嘉義長庚探視時，吳志彥都刻意給出錯誤的病房號碼，只是為了不讓外人發現他癌末住院的消息。病床邊的吳遠志雖然沒能講出多麼慷慨的發言，卻是真誠熱切的關心這個弟弟，而病床上的吳志彥，卻只是冷冰的應了幾聲。

人最終還是死了，喪禮時，鄭美麗的蘋果肌已垮，眼袋因為整形而腫脹。她踏進吳家門時，吳恭喜氣憤地作勢要拿掃帚趕她出去。因為，吳志彥生前在醫院的最後一程，鄭美麗從未來看過一眼，關心過一句。

吳志彥的大兒子沉默地參與家族會議，小兒子則拿著攝影機即時錄影以保障自己的權益。此時他還只是個國中生，或許吳志彥除了把借款單據與財產明細密傳給他們外，還囑託過如何保護自己的法律知識吧！

吳志彥不是個好兒子，甚至都不能算是注重兄弟道義的人，但他卻是個好父親，一個以生命最後旅程及家族罵名，換取孩子將來的卑微的父親。

心有遠志如波濤

喪禮，在吳遠志的眼裡一片蒼白。從吳許英麗的喪禮上，吳遠志發現自己其實是個沒有田的幫農，又從吳志彥的喪禮上，察覺連祖厝三合院也早已不屬

於吳家。他終於明白，為什麼吳恭喜的妹妹吳阿梅在吳許英麗的喪禮上哭得落花流水，原來吳阿梅是心疼那吳福留下來的福氣，如今已蕩然無存。

吳阿梅對吳福的共情，不只是對於父親偉岸身影的緬懷，更映照著她坎坷的傳奇一生。吳阿梅遇人不淑，多次遭遇家暴，丈夫酗酒、濫賭成性，將祖輩留下來的田地、家產全然敗光。她曾幾次想離婚回到吳家，但吳家人卻因怕失了臉面，讓吳阿梅苦撐至今。即便如此，吳阿梅在那條漆黑的家庭道路上，並沒有糜爛不前，她到處找零工打，從事幫農工作。一天可以輪耕四到五個地主的田，直到在星夜下癱倒於田埂間，直到從挺立的人，成為了彎身的「曲痾」農婦。那一塊塊敗出去的地，就這樣被她耕種回來。所以，她正替她那死去的爸爸吳福感到不值。

沒有田的農夫，被驅逐到了村莊周圍的防風林外，成了檳榔攤攤主、養羊老闆。沒有地的攤主，又將被法律以非法侵占，排拒在文明之外，踏上海濱，成為邊陲野境的捕鰻人。一無所有的吳遠志，泡進冷涼的海水裡，發現自己的心空空蕩蕩，卻因此有了清澈的回音。他騎著野狼機車在海上公路，尋找著屬於自己的海界，與老天爺疼惜憨人所賜的沙中白金。他不畏艱苦，隨著潮汐浮沉，捕鰻魚苗至海潮拍胸時，他翻身上塑膠筏，以手操筏，以腳勾起網尾，持續捕撈至潮水乾涸。

入海捕鰻後，吳遠志與洪濤便連年在海上過年，看著六輕廠區的繽紛，望著文明世界的煙火。吳遠志洗著網尾尋鰻苗，洪濤則為他挑揀隨波而來的海上垃圾。吳遠志的堅持來自於對妻兒的愧疚，他清楚賣檳榔、鏟羊糞、曬羊糞、捕鰻魚苗，幾乎填充了他的大兒子的每個課餘時段。

在海上逐波追浪的第十年，吳遠志與洪濤下了七十幾件網子。終於拚出頭期款，搬進新家。吳遠志那從未想過離開祖厝三合院的一生，卻因大家族的結構崩壞，萌生出換新家這無可奈何的遠志。五十餘歲的他，在踏入純粹屬於自己的家的時候，才頓然覺悟，大家遠了，心遠了，遠得只有紅白喜事的時候才相聚。他不願回望前塵半生，他甚至難以認知自己的所有付出都已是枉然的事實。父親默許著志駿奔逃，志彥敗家。

吳遠志記得母親死的時候，大哥逃回三合院住過一陣子。那陣子他時常來檳榔攤借錢，每次來都是一、兩萬的借，直到一次吳遠志戳破他爛賭成性的事實，從錢櫃裡掏出今天營收的兩千塊錢給吳志駿。從而得到一句「遠仔啊！今仔日佢你借兩千啦！你愛記咧喔！我會提來還你！」吳志駿邊說邊抖擻著那兩千元，是在責備他這個弟弟的吝嗇。

「可惜了，可惜了吳遠志不叫吳發財，索性就算叫了，也發不了財。」吳遠志的長子吳求在紅火的過年時節戲謔地說著。他一邊問著屬於吳家的故事，一邊笑著、寫著，看著身旁眾人眼裡有汪淚，他從祖父恭喜那知曉吳福的爸爸叫吳見，吳見的爸爸叫吳困，他知道這百年易滿的苦，是紙短情長書不盡。

〈淘夢歲月——在六輕旁捕鰻魚苗的麥寮人〉

第二十屆雲林文化藝術獎報導文學 首獎
報導文學

「攏是為著生活。」滄桑和無奈化在了林志遠吹著風飛砂的臉龐。遙想 2014 年開始在六輕旁捕鰻魚苗的林志遠，甚至都還覺得這一切不可思議、恍如昨日。跟著林志遠在麥寮海邊捕鰻魚苗的四個月間，生活在邊陲之地，那日常沉默的捕鰻人們逐漸隨著海溝匯聚成一張張斑駁鮮明的臉。

01. 無邊無際的海界

捕鰻魚苗在西部的沙岸，並非下海順著潮水即可撈洗。在每年 11 月冷峻的鋒面臨來之前，捕鰻人們要先找到下海的路。

這條路，林志遠找了大半輩子。在以捕鰻魚苗作為主業前，林志遠做過印刷、裝潢、木工、養豬、種蔥、六輕廠員工、養羊與檳榔攤業主。正是在六輕廠區聯外道路開設檳榔攤時，林志遠看著每年大約在秋、冬之際，就會從彰化大城鄉來到檳榔攤，喝著酒水等潮汐的捕鰻人。他便開始思考「掠鰻仔甘真正是頭路？」

捕鰻人與開檳榔攤的林志遠一樣海派，熟識一、兩年後便逐漸敞開心扉。他們從事業聊到家庭，比如來自大城鄉臺西村的朝棟平日的主業是種植花椰菜，同村的王安旗最近得了大腸癌，有個兒子叫做「安仔」——王翔安。當然，也就不能錯過炫耀自己以彈力繩掛在脖子上，懸於胸前的塑膠桶裡，那百餘尾的鰻魚苗。認真細細聽來，其實這群在村外的防風林外討海的人們所講述的，雖憂苦多餘喜樂，但他們卻笑得很大聲。因為反正也沒人會曉得，沒人會在意。

第一次下海，是朝棟領的路。林志遠雖住在麥寮，卻與彰化來的捕鰻人較熟識，因為麥寮的捕鰻人並不需要檳榔攤這個中繼站。林志遠初初踏上這海界的時候，也覺得不可思議，本來被六輕遮蔽的海，它浮現在眼前。或者說，他們真的走了進去，村莊所靠的那片汪洋，那起風飛砂的地方。大型風車與煙囪被甩在身後，還有那蓄勢準備降下酸雨的六輕雲。順著頭燈，海上陸陸續續浮現了二十餘張暗夜裡辛勤的臉。

為了更安全有效地抵達海濱，老道的捕鰻人會於蔓草叢生、魚塭比鄰的最深處，找到蛤蜊、草蝦、虱目魚混養的養殖業者，並與他們深交。以期能在不破壞堤岸堅固的前提下，開闢一條下海的水泥路。林志遠記起那條老路，是海民們一齊出資鋪設，以五方的混凝土鋪成的坡道，雖傾斜崎嶇，卻牽絆著眾多奔赴冷海，追逐生活的海民的夢想。認真講來他們求的從不是致富，只是溫飽，但當生存都成為一種夢想時，卻迫使他們展現出無比強悍的生命韌性。

海上的新世界雖廣袤而無垠，卻也有其自然規律與人文規則。捕鰻魚苗前夕，捕鰻人仍會時常來到退潮的海濱，他們在觀察今年海溝的位置。「你看海佇咧退的時陣，失水的所在就是坪，閣有水咧流的就是溝。」林志遠邊走邊說，蛙人裝連身的雨鞋在坪頂留下腳印，踏入溝渠卻無影無蹤。海鳥紛飛在海坪上，留下一具具缺眼魚屍。

他彎身，指尖沾了沾海溝上的水，舔了一下。林志遠說捕鰻人下網的所在，首選是淡水與鹹水交匯的溝渠，上承淡水支流湧入，下接海潮深溝。此處水流相較溫暖，且浮游生物眾多，營養豐沛，較適合鰻魚苗生長。次優則為靠岸的海溝，海水沖入堤岸後，靠岸即止，卻形成向下的動力深挖成溝。靠近岸邊除了節省捕鰻的路程且安全外，更重要的是鰻魚苗實際上經不起海水沖刷，因此也會順著堤防旁的溝圳緩流而游。老海人朝棟說，彰化、雲林海域的捕鰻人多用定置網捕撈鰻魚苗，與東海岸以三角網的移動式捕撈方法不同。他分享著多年來的下網經驗，提醒定置網不能放在深溝中央，因為水流較急，不利整理網具外，鰻魚苗也會因為湍急的水流而往溝邊，甚至坪上跑。所以，定置網最適當的擺放位置，應於海溝邊至海坪之間，當然去年的捕撈經驗也要融入參考，今年才能豐收。

實際上，捕鰻人除了要順天而行，更注重人和而做。這片汪洋大海，沒有任何一塊海地屬於任何人，沒有地契，亦沒有租約。那麼，誰能在哪裡下網，就僅能依循著老一輩傳下來的「海規」而行。「通常是 300 步，有一寡人也嘛會主張 600 步。」林志遠說著海上的規則，每一排定置網為了不發起爭端，更不能互相影響漁獲，捕鰻人們都有以「步」為計的距離默契。由於漲潮與退潮定置網設置的方向不同，捕鰻人通常會在主要捕撈的定置網前後 300 步，再各設置一排網，以防他人影響自己的漁獲。然而，「海規」無關道德，更不是法律，只是種默契。一種以和為貴的價值觀，畢竟於海濱遇難時，僅有附近的捕鰻人能夠互相扶助。

「閣過去著是彰化啊！」當初林志遠就是在找尋自己的海界時，從雲林的海走向彰化的海，遇到了彰化的醉雄。「你袂當閣過來喔！遮阮彰化這片咧掠。」紅臉的醉雄宏聲地喊道。醉雄抓了快 30 年鰻魚苗，是這個區域的老海人，人們都敬重他看海溝的能力，這是他第一天與林志遠深刻的相遇。

陸地上有精密的行政區域劃分，而海呢？林志遠說他從麥寮的海走到彰化的海，是渾然不知的一趟旅途，他甚至不知道走了多久。直到遇到醉雄，林志遠表明了來意，用一支香菸的善意拉近距離。後來，醉雄常在歸岸時到檳榔攤喝酒，胸前的塑膠桶總能有百尾以上的漁獲。

9 年前，林志遠受到醉雄的啟發與帶領，真正下定決心投入捕鰻魚苗的行列。他開始在麥寮海邊尋覓自己的海界，再一次展開辛勤生活的道路。



(捕鰻人於退潮的海濱騎野狼機車圖。)

02. 野狼機車、竹子與漁網

被鄰近的海民們認可後，捕鰻人林志遠迎來了新的挑戰。他開始從決定設置漁網的位置往岸邊走，用身體記憶走出一條能騎野狼機車的海上公路。他踏著海感受泥灘的硬度與下陷的流速，有時也會佇立一處，體悟風的力道。退潮的海濱如有遍地綠洲的沙漠，較遠的下網處步行約需 2 個小時，不僅耗時費力，且危機四伏。然而，海上作業爭分奪秒，在沒有柏油路的潮間帶上，捕鰻人們想出了以野狼機車作為代步工具的方法。

事實上，要在濱海公路騎野狼機車，捕鰻人需要有絕佳的平衡感與不怕摔跌的勇氣。「佇海咧跋倒，愛較緊共機車扶起來，若無火鏢仔入水，就食力！」林志遠皺著眉，表示在海上騎野狼跌倒是常態，所幸的是沙地很軟，反而沒有柏油路容易受傷。比起自己的身體，捕鰻人更重視作為生產工具野狼機車的狀態，畢竟維修費恐難以負擔。

在退潮的海上有乾涸的坪，也需要駛過流水的溝，為了避免火星塞、電池進水，捕鰻人的野狼機車通常會加裝塑膠擋板於車前，再以伸縮繩綁設保溫箱於車後，內裡多放有備用頭燈、飲料等物資，車側還掛有淘洗魚苗時的特製籃。由於鰻魚苗覓食後，或感覺天氣太冷時，有臥沙而入的特性。因此在西部的沙岸，捕鰻人必須使用等腰三角形的定置網，才能較有效率地捕撈鰻魚苗。等一個陽光把海水炙烤的足夠溫暖的午後，這批從嘉義竹山鎮運下來的 6 尺與 12 尺，約莫 200 枝的竹子被捆綁在塑膠筏上。捕鰻人趁海水及腰，奮力拉動塑膠筏，順著退潮的力量，像水牛犁地般往事先調查過的騎行方向走去。

離岸差不多 300 步的地方，朝棟開啟抽水機，每 5 到 10 步打上一個洞，插入竹竿，並於竿尾貼上反光紙，這就是捕鰻人所謂「路青竹」。路青竹的作用除了在暗夜裡標示野狼機車騎行的安全方向，更重要的是在清晨破曉時分，海上常有濃霧罩頂，路青竹則為唯一生路。五指伸手都不能見，更不可能知曉該去向何方？此時，老道的捕鰻人便會依靠路青竹，找到回家的歸途。所以，前往各定置網的竹子疏密不一，全憑在那處下網的老海人對於霧障的經驗與理解。

如果你站在清晨的海濱，大霧之前，甚至有機緣看見捕鰻人騎著野狼機車，從煙障裡突圍，將濃霧甩在身後而綻放的生命力美學。

然而，日正當中像牛一樣快把竹竿們拖到下網處的林志遠並不美。40 分鐘的路程，足夠讓強悍的海民氣喘吁吁，筏上的礦泉水早已僅剩塑膠瓶。他們在冬日的冷海裡，紅著臉，冒著煙。

「好啊！歇一下！」林志遠對著年輕力壯的王翔安吶喊，東北風起的時候鰻魚苗也吹進了麥寮港。海上的風很大，捕鰻人往往喊得很大聲。捕鰻人常以外號相稱，高職還沒畢業就被父親傳授捕鰻魚苗技巧的王翔安，這片海叫他「安仔」。他笑的很親切，父親告訴過他，在海上用代稱以往有避免被龍王領去的深意，現在則更多為了拉近捕鰻人間的距離。

直到海水退的差不多，露出了海坪。如何在海上打桩是一門學問，「好啊，共幫浦開起來！」林志遠開始抽出海坪與海溝之間的泥沙，將海面打出一個個孔洞。安仔則看準了抽水管被拔出的一瞬，插入 12 尺的竹竿為定置網的主幹，主幹兩斜側又各安兩個 6 尺的支幹，用來綁尼龍繩卸力。三根主幹成等腰三角形，則圍成一個定置三角網，網網相連，才足以抵擋海潮之洶湧。

「魚網嘛真有學問。」朝棟說竹桩打完後，要安裝上捕鰻人依經驗請工廠特製的漁網，分為 10、15、20、25 尺不同的規格。彰化大城、雲林麥寮一帶的捕鰻人，通常只能到豐原、王功、四湖、口湖專做漁具、網具的店家訂製。捕鰻網由三個部份組成，分別為網衣、網喉、網尾。三角定置網的開口處，稱為網衣，為有利於過濾較大的底棲魚蝦，維持環境永續，且避免網具因魚蝦掙扎而破損，網衣的孔洞較大。網喉為網衣連結網尾處，網喉是將鰻魚苗收入網尾的關鍵，此處以特殊縫製手法加固，且做出由寬入窄的束口。網尾則為保存漁獲之關鍵，為避免海上垃圾、枯枝等劃破網尾，及河豚咬破，網尾以兩層細密的紗網結構而成。

「海的力量是誠大！」林志遠說不同的魚網規格，是用來因應大小海溝，以及離岸距離的差異。離岸邊越遠的定置網，將面臨較大的海潮，應用較小尺寸的定置網，減少定置網對浪濤造成的阻力。避免損失漁獲、漁具以外，更重要的是海洋已不堪人為的汙染。



(六輕工業區旁的三角定置捕鰻網與海民。)

03. 敬神與好兄弟

開始捕鰻魚苗的海途，便注定了順應潮汐日夜顛倒的生活。定置網設置完畢的下一個潮水，捕鰻人會提早到退潮的海濱，騎著野狼逐著浪，試算潮水約莫多久能從岸邊退至下網處，便是所謂的「試水」。

這一次下海，捕鰻人求的不是漁獲，而是未來兩、三個月的平安。下網處不遠的乾涸海坪上，林志遠拿出從檳榔攤土地公神龕下抽屜借引來的香，一行人站在狂風中，燃點裊裊香煙，闔上雙目，面容滿是虔誠，口裡唸唸有詞。

朝棟與安仔圍起人牆，林志遠在海坪上點燃金紙，風撩起火薰，他們雙手合十，願一切收成順遂，家人平安。特別的是，裝金紙的箱子特別以保力達飲品為首選。朝棟說：「敬神之外，遮閣有誠多咱的好兄弟。」

「攏是甘苦人。」林志遠心有戚戚。不少的捕鰻人會被海龍王領走，麥寮這片海也不例外。對於捕鰻人來說，這些金紙除了用來敬神，也希望能紀念、關懷曾經在這片海上的歹命人。

收拾完金紙、線香餘燼，捕鰻人們拿起回收來的魚飼料、豬飼料塑膠袋。開始順著漲潮的海路淨灘，也數算海潮約莫多久會從下網處漲回海岸，畢竟無論退潮、漲潮，都是不容錯過的捕鰻苗良機。「老一輩的人，就有遮咧習慣。這馬較少啊，但是糞埤閣較濟啊。」林志遠落寞地說著，老一輩捕鰻人傳承下來的淨灘習慣，是為了環境永續，也是為了讓海上公路的騎行更加安全。

如果你能深入麥寮邊陲的養殖魚塢，站在一個高點，你將看見，魚塢一側的消波塊旁，已堆滿了海洋垃圾。那是林志遠、朝棟、安仔再怎麼努力都難以撿拾的生態之殤。

04. 等下一個潮水

「今年是誠糶！」這是跟這群捕鰻人一起生活久了，他們才願意喊出的真心話。表象看來，海派的捕鰻人愛吹牛，其實他們是不希望生活苦悶，更不願意將悲情傳遞。一般認為鰻魚苗是海上白金，強調的是牠的高經濟價值。然而，2022年的冬天，鰻魚苗真的如金子一樣，早已難在海濱淘洗到。

那年冬天，麥寮的鰻魚苗從11月的六十餘元開盤，到12月底時，已飆升至百餘元一尾。除了受寒流不斷來襲，捕鰻人不願至海濱賣命影響，更重要的是鰻魚苗急速減少的生態問題。由於鰻魚苗價格漲跌異常迅速，所以未必捕鰻人會日日賣出捕撈的鰻魚苗，有些甚至會養在家裡，原本透明的鰻魚苗，養著養著身上便開始出現了一條黑線。捕鰻人戲稱，希望那是條價格上漲的趨勢線。

「今仔日閣七尾。」林志遠無奈地喘著大氣，背後的六輕巨獸不改常態吐著煙塵。無論海有多麼冷，無論漲潮還是退潮，你都能看見林志遠彎著腰，在海邊淘洗著一個夢。他說，30年前用頭燈向海溝一照，你能看見鰻魚苗如銀河般流動。

退潮的時候，林志遠會將野狼機車騎到下網處旁，用一根木板拄著機車角柱，以免其深陷泥潭，使機車傾倒。從機車一側，林志遠卸下特製的洗鰻魚苗用的魚籃，此籃形似篩子，上層以八分不銹鋼網製成內凹半圓弧，周邊以塑膠泡棉圈住，讓籃子能有浮力，有利於海上作業。下層用塑膠籃為基底，外圍圈上塑膠泡棉，內裡則以細紗網為主。捕鰻人會由網喉梳理、抖落魚貨至網尾，解開網尾所繫塑膠繩後，將網尾之收穫全數倒入篩籃，經過淘洗，篩籃下層則會顯現一條條海上白金。

退潮的漁獲相對龐雜，裡面有廢棄的尿布、船用浮球、魚標、寶特瓶、玻璃罐、便當盒、過期罐頭、漂流木、動物殘骸，自然些的有比目魚、虱目魚仔、河豚、蝦、條狀的透明反白花枝卵，有時候還能有鱉與魷魚。苦命的捕鰻人，會放走尚未成熟的魚貨，只淘選鰻魚苗與垃圾。他們會在腰上繫一個塑膠袋，但即便裝滿了，海洋垃圾也仍輪迴不盡。

漲潮的魚網則相對乾淨，卻更加兇險。一般而言，需淹至捕鰻人的胸口，才開始有較多的鰻魚苗被捕於網尾。捕鰻人會精準地計算，從漲潮下網處至遠方機車停車處的行進時間，卻算不準今日的漁獲。而有時，漁獲比生命或許更被看重的觀念，也常造成海上的悲劇。

在哀嘆今年捕撈鰻魚苗慘澹情形的同時，捕鰻人仍會安慰自己。他們說往年捕的最好的首選位置，也就是淡水與鹹水的交匯處，今年也因上游隨意傾倒廢水的汙染，而漁獲銳減，連帶較靠近陸地的堤岸邊的收成也異常冷清。捕鰻人並非是樂見於環境的汙染，他們只是在積勞成貧的日子裡，找尋一絲苦命的共情，尋求一點仍有許多人都還在歹年冬裡努力的共感。

「等後一流啊！毋欲按怎樣？」如果這一潮水沒有漁獲，林志遠只能樂天的等下一次機會。那海上銀河恍若成為了一個夢想，甚至一個傳說。你可以說他們底心裡帶有期盼，但或許，除此之外，他們還能有什麼盼望呢？

前年冬天很冷，寒流不斷強襲，鰻魚苗也怕冷，臥入沙中。林志遠因為生活所迫，無處可躲，漲潮與退潮都在海濱，有時甚至在救生筏上等待，任日燒灼，任雨紛紛拍落。那最最落寞的身影，或許就是老海人，叼著一根未點上有些濕潤的煙，隨海浪浮沉，等下一個潮水的孤寂。

05. 他們在海上過年

2022年12月31日，晚間11點20分。林志遠一如既往默默穿著墨綠蛙人裝，只是在內裡多穿了兩件厚衣服。他套上棉質頭套，箍上因接觸不良時而閃爍的頭燈。塞了兩顆饅頭入肚，頭套孔隙間喘息著白煙。

林志遠的妻子陳濤正在將剛包好的檳榔裝袋，她說這是從梅山來的特幼，明早5點有一組洗電塔的工人只吃這個，要先包起來。陳濤手邊的工作沒有停歇，匆忙地說著，隨著季節不同檳榔會來自梅山、南投、屏東等地，產地基本上有越冷越往南部山區移動的特性。檳榔的品質有分特幼、白幼、紅肉，其中特幼口感

最好。梅山跟南投的檳榔相對好吃，屏東雖品質較差，卻因為是全臺灣最後產檳榔之處，在物以稀為貴的自由市場經濟規律之下，價格卻是最高。

平日與林志遠兩兩一組捕鰻魚苗的朝棟，今晚忙於主業採收花椰菜而沒有前來。更準確地說，是捕鰻魚苗的激情被低靡的收穫澆熄了。陳濤便熄了防風林外檳榔攤的燈火，在六輕聯外道路終於杳無人煙的時分，他們一同去到海濱。

兩人在星夜下騎著野狼機車，追逐著退潮的浪花。陳濤坐在林志遠身後，隨時協助保持平衡。其後，他們泡在水裡，發現今晚六輕的巨型煙囪也不再飄著白煙。還有，那海洋垃圾與優養化造就的綠藻叢生還沒有改善。今晚，還是沒有達成淘洗到幾百尾鰻魚苗的夢想。然而，捕鰻網卻不可一日不來清理，否則破損、沖毀，造成不可負擔的經濟問題外，還會讓共生共存的海洋受傷。

「砰！砰！轟！嘩！」「老的啊！十二點啊！」繽紛的煙火灑落在麥寮的天際，陳濤伸直痠痛的腰脊，喊著林志遠。林志遠抬頭一望，愣了剎那後，又彎下腰淘洗。他們在海上跨年，而有關跨年的慶祝彷彿與時間不夠用的捕鰻人無關。

2023年1月21日，除夕夜傍晚，林志遠的一雙兒子也回到家中團圓。然而，潮汐之前人人平等，一家人急匆匆地吃完飯，夫妻間甚至有些微弱口角。他們再次踏上了海途，大兒子當然也身在其中。

上天並沒有給與過年的捕鰻人紅包，那夜也是淒涼。13尾鰻魚苗飄游在林志遠胸前的集鰻塑膠桶中，他底心空落落的。不必言說，無須訪問，你看著那一父一母一子，泡在海水中，身後的煙花燦爛，身側的六輕宏偉，你便會明白，在農業首都的邊陲，一群於環境永續與工業污染的夾縫間生存的海民們的無助與蒼涼。自林志遠捕鰻魚苗開始，這個家庭每一年都在海上團圓。

06. 護腰、醫院、老人與海

「他開始捕鰻魚苗之後，我常常在市場找護腰。我們在海濱，跟在田裡的農人一樣，腰一直彎著，到後來就伸不直了。」陳濤分享著捕鰻人家婦女的愁苦，是在石墨烯、碳纖維、塑膠等等材質；運動、腰帶、軟質、硬質類型之間，做護腰的擇選。還有等待必然「曲痾 khiau-ku」的命運。

依據中華民國內政部統計資料，2022年雲林縣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為97.89%，位列全國最末；15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教育程度結構——大專及以上為31.79%，位列全國倒數第三；老化指數為190.12，位列全國第四。可見雲林縣當前正處於人口老化、青壯年人口外流嚴重，且智識不足的窘迫境地。文化水平低落的捕鰻人，除了難有青年留鄉照護外，更要獨自面臨難以處理的醫療難題。陳濤對於環境汙染所造成的漁獲減少與垃圾問題並沒有太多的怨言，反而異常認命。從林志遠的身上，我們看見了教育水準低落的普遍問題，卻也發現了生命的韌性。「無啊，咱啊袂當改變啥。就戇戇啊做。」林志遠在邊陲的海濱發出的語言，也呈現了農業首都的邊陲性與同悲慘世界一般的沉默。那便是任由海潮撲浪巨響，

捕鰻人嘆息連連，都難以被現代與文明聽見的困局，或可說正是所謂文明將這群畸零人排除在外。

「有空的時候，一週去電療一次，針灸一次。」陳濤繼續說著她的生活必需品護腰，連帶談及捕鰻魚苗與醫院的關聯。一般而言，對於病痛人們往往希望根治。如果你問陳濤，醫生如何囑託？「醫生說最好是不要做了。」她邊說邊笑，手裡不忘繼續抹著白灰，包著檳榔。

1995年7月，23歲的陳濤從中國重慶的大農村，嫁到麥寮邊陲的小農村。「沒有身份證要怎麼工作？」這對於她來說是個關乎生存的叩問。事實上陸配的國籍歸化困難連帶出的社會問題，至今都難以妥善解決。陳濤在選擇依附傳續日治時期觀念的傳統夫家，還是要成為獨立女性之間，發現能不能自行獲取經濟，是能否擁抱自由的指標。

「我們是自由戀愛，當初他常到廈門出差，我在做會計的單位，就在他們水產公司旁邊。」六輕聯外道路旁的水泥牆上，油漆雖已模糊斑駁，卻仍能依稀看出介紹外籍配偶的仲介廣告。陳濤作為一個有獨立自主思想的女性，飄洋過海來臺，又如何能囿限於傳統家庭的規範與所謂應當的庶務呢？

1997年10月，在臺灣社會繽紛多元的思潮湧動下，懷著大兒子的陳濤毅然決然離開村內的傳統三合院，在不能被聘請的情況下，開設店鋪。然而，對於農村的婦女來說，所能支撐店鋪的成本，莫過於村外的檳榔攤。檳榔攤是林志遠用買來的中古貨櫃改造而成，20尺，5萬元，他還記得很清楚，因為那基本上是他當時的所有家當。其後，林志遠才慢慢改裝，讓檳榔攤從殘破工業風，搖身為今日的暖色調。

「我其實不明白檳榔西施的意思。一開始來到這裡的時候，都還是碎石子路，2005年左右才開始鋪水泥。」陳濤認為靠自己的一雙手，自食其力的包著檳榔，有什麼見不得人的？起初她甚至不理解，為何公婆會因為她開設檳榔攤而生氣？而且，她也並沒有被任何一個人拐跑。到後來，反而是她含辛茹苦栽培的兒子們在學校遭受歧視後，她才感受到社會的惡意。畢竟，長年居住在沒有鄰居的村外的陸籍配偶陳濤，沒有直系血親陪伴，更失去熟識的朋友，生命的重心唯有後代。

陳濤侃侃而談的生命故事，替我們解構了捕鰻人家的人口組成。她的語句雖是斷續無章，卻又往往能夠連結正題。談話的最終，陳濤裝完檳榔、做完下班車潮的生意，在準備煮晚飯的時分，她說「可是這樣的家庭，哪可能不做？哪真正有時間持續調養？」

護腰不過是農業首都邊陲，持續在海上的老人們，進入醫院前的過渡罷了。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智者普羅泰戈拉曾言：「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那麼，我們可以從捕鰻人家對於生命的理解，發現命比錢賤的尺度變動事實。或許，我們該更深入的問，是什麼樣的世界，造成了如此視界？因為，陳濤並不是特例，與林志遠兩兩一組捕鰻魚苗的朝棟的老婆，是來自越南的外籍新娘。

07. 海洋之殤

你有聽過海洋的哭聲嗎？

捕鰻人在檳榔攤時，常在笑語中夾雜自然的幽默，這也諭示著接下來的談話能夠較為深沉。朝棟面對上述問題的時候，他提到 7、8 月份的麥寮海濱，長起了片片綠藻，那時捕鰻人們都擔心，今年可能無法下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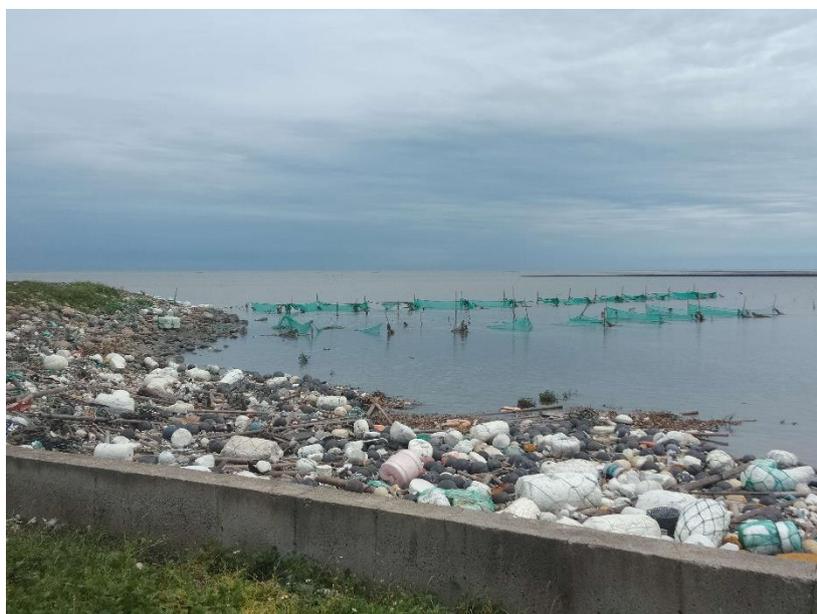
林志遠露出一張詭譎的神情，沉重地說著如果你長時間待在陰暗的海邊，不只能聽見海的尖嘯，還能聽見人的竊竊私語。然而，如果你待到白天，一切懸疑都會有所解答，那夜晚驚悚的暗語，不過是海鷗吞食垃圾、魚屍時的對談。

除了那些需要勇氣克服的陰冷夜晚，淘洗網尾時仍須注意，水母的觸鬚、魷魚的尾刺，還有那帶有毒性的成仔丁，又稱內爾海鯨、成仔魚、銀成、白肉成、臭臊成、賓士魚。如果被成仔丁的硬棘划傷，則會感到刺痛、麻痺等不適。

如果是捕進流／漲潮時的鰻魚苗，則還要注意外海的大浪，或是否有船舶進港。因為巨浪的吼聲，足以使一個成年人被拍擊後，失去平衡，甚至意識。

「安仔尚好幹！」老捕鰻人稱讚著那個叫做安仔的年輕人，說他很有膽色，不畏強風、巨浪，甚至不戴手套就敢下海捕魚，所以常常搞得滿身是傷。

林志遠很務實地說，他沒聽過海的哭聲，但他感受的到。如果你深入六輕聯絡道旁的魚塢深處，在靠近海的地方往下看，你就能看到滿佈的海的傷痕。捕鰻人或許沒能夠為海洋做些什麼，所以他們每當看到篩子裡虱目魚、鯽魚、比目魚等幼苗時，都會緩下急忙的淘洗網具工作，將牠們放回魚網外，海的一側。



(靠近堤岸的定置網與海洋垃圾。)

08. 迷航

那是一刻短暫卻深銘於心的刺點。

陳濤說著一個霧白的清晨，她看見林志遠身後的霧障裡突然橘亮了起來。於是，陳濤緊繃著身體，提高了警覺。在這誰也管不了的海上，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忽然，一輛野狼機車破開了晨霧，是那少年，安仔。

「我就揣無路。」安仔對林志遠與陳濤喊著，是一種朋友間的昭告，更是對於在海上迷航的發洩。安仔終於在海上找到了人。

「你怎麼騎到我們這邊來。」「我就只看到這邊有一閃一閃的頭燈，就只敢往這邊騎。」陳濤與安仔的對話中，讓我們發現在這片海上，捕鰻人間不僅有互助的重要性，他們更互為漁獲量、下海時間，以及生命航道的標的。

在潮間帶，野狼機車是不被允許亂竄的，當路青竹都無法指引方向時，只得往鄰近的捕鰻人下網處尋去。在那裡，迷航會因為人與人的相聚而有其終時。

安仔瀟灑地走了，身影陷入霧中，留下濺起的水花。

09. 汪洋中的救生筏

有幾次，有幾次我們趴在上面，林志遠想起還感到後怕。在一個凌晨，天上同有月亮與太陽的時分，濃霧罩頂，潮水漫漶。林志遠被困在白霧之中，他知道光確實透進來了，所以那霧白的清晰，但他卻看不見前方的路，從而失了方向。

捕鰻人憑著自己對麥寮海域周遭的了解，從海水及胸處邊爬邊探，才終究順利地摸到了機車停放處，但無論如何都無法發動。林志遠想起今日潮水漲得較快，興許是騎經深溝時濺濕了火星塞。

機車的輪胎已有大半沒入水中，林志遠開始奮力拖拽，他首要的想法竟是讓生產工具乘於塑膠筏之上。塑膠筏通常以 7、9、11 根，約莫 12 尺長的塑膠管綁製而成，單數的設計使得筏身能有中心點，較好穩固平衡。救生筏的錨定位置也有講究，不能置於海溝之中，否則一個不慎便隨奔流入海。此外，部分救生筏前做有彎曲突起設計，則是為了能夠更順利的乘風破浪。在海水能冷得咬人的冬天，林志遠想著，如果機車乘上救生筏後，他就能等待退潮，再依照著路青竹的指示，回到岸邊。

「救生筏上有什麼？真實的回答就好。」林志遠聽到這個問題的補述，笑了一下，真誠地說。實際上，救生筏上其實什麼也沒有，沒有救生圈、救生衣，船槳更是笑談，甚至許多捕鰻人認為不需要額外購置鮮少使用的救生筏。

「為什麼不安裝發動機？」這樣必定能更安全且效率地回到岸邊。林志遠對這個問題感到可笑，他說明捕鰻人已經沒能有經濟再承擔購置與維修，那類不屬於生產工具的保護措施的費用。「好額的，這馬早就用船仔咧掠啊！」林志遠在海濱的一處隆起土丘上，指著外海，告訴我們從海濱往外，你能看到越來越有錢的老海人。由海濱向內，你也能發現越來越繁華的都市。而處於潮間帶的這個階級，是最「散赤」的，也是最乏人問津之地。

事實上，救生筏並非僅有救生功能。若是捕捉漲潮的鰻魚苗時，發覺今日鰻魚苗量多於常日，捕鰻人會在水漲至胸口時，攀上救生筏，持續捕撈。此時的捕

鰻人會以腳勾起網尾，於救生筏上淘洗鰻魚苗，捕鰻人將之俗稱為「抓鰻操排」。直至下一個退潮時分，才拖著疲憊卻興奮的身軀歸家。

其實，如果你泡在麥寮的海裡往外看，你會發現遠處的海面上，有一幢幢大樓。「足像的齣，彼是大湧啦！遠遠看足像樓仔厝，猶毋過不管彼是啥，咱攏買不起啦！」林志遠邊笑邊用彈力繩把漁具纏繞、固定在機車上，騎上機車往荒煙漫草的魚塢處駛去，掀起的陣陣黃土，是他歸家前的洗禮。

林志遠與陳濤回到檳榔攤，把暗夜點亮。他們脫下棉質面罩，抖出了一身的沙，林志遠黝黑的臉，卻讓海沙勾勒出更具體的稜線，他是海上的人。捕鰻人沒有急著清洗自己，反倒跑出去整淨他的老夥伴，那維修多次的野狼機車。然後，將胸前集鰻桶裡的收穫倒入印有鴛鴦的面盆，16隻，慢慢變好了，在現場的所有人都是這樣希望的。

有時候在現場的我會想著，如果那面盆裡是幾百隻的銀河便好了，但或許就是寥寥幾許的鰻苗，卻讓捕鰻人那雙被網具反覆刮傷的手，在這個行業即將凋零於麥寮港的時分。格外有力，是能夠拉動生命之美槓桿的一股奮力。

10. 鐵打的野狼機車也壞了

海風的席捲，海水的侵蝕，即便是鐵打的野狼機車，也常熄火於那片無盡的沙海。林志遠說在海上騎的機車，軸承、煞車、開關頭、各處電線，因為常受海水侵蝕，而最容易損壞。

起初老海人會到離村莊較近的機車行修理，譬如新吉村而言，便會到橋頭村。這來自海上的機車，螺絲繡蝕、線路破損嚴重，車身還滿是泥沙。因此異常難以拆卸，以及排查究竟是哪條電線短路等問題，也就造成許多年輕師傅不願修理。此外，機車行也不知該如何向辛勞且熟識的老海人談費用相關的問題。

後來，許多捕鰻人都將野狼機車擺放在檳榔攤後庭，共同至彰濱工業區旁的材料行叫料，自行整理。然而，鐵打的野狼機車壞了，捕鰻人會整修，那麼誰又來照顧這些捕鰻人呢？他們說，偶爾村莊裡會駛過一、兩輛長照專用車，或許，那會是最好的歸宿。

11. 捕鰻苗之外的選擇

「像他這樣只捕鰻魚苗的人很少了，一年就這三個月。平常吃什麼？」陳濤包著水餃，捕鰻人家也企盼能享受一般家庭的日常生活。雖然，林志遠自己蓋的鐵皮檳榔攤，由於沒有打地基的緣故，16噸半的聯結車疾駛而過時，總是震盪，但他們活得很自然、恬靜，因為他們無從選擇。

陳濤已經與林志遠討論過很多次，關於找個比較安全且經濟穩定的工作的提議。林志遠也曾順應著家人的期待，去擔任工廠保全，但年近60歲的他，早已於住在檳榔攤的日子裡與社會脫節，喪失了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能力。他還曾思考能

否再回到六輕做苦工，但這滿是病痛的身體，又怎麼跟得上現在的年輕人呢？即便願意忍受同事苛責，又還能做得了多久呢？林志遠回望此生，到現在都還沒能有自己真正的避風港，所以他只能提起鬥志，繼續與海賭命。

每每講到是否要繼續捕鰻魚苗的工作，林志遠都會心有戚戚地走到檳榔攤外，抽上一根煙。他當然知道這些哀愁的煙白有害於老海人的軀體，眾人都跟他說有戒掉的選擇。或許可以說他是一個不自律的人，但在更大的無奈之前，他們真的有選擇嗎？在講是否繼續捕鰻魚苗的議題的時候，林志遠總會想起最初領他下海的醉雄，認識他的人都喊他雄哥，現在也已經死了。不是死於年歲的凋零，不是死於海上的意外，醉雄死的蹊蹺，更精確地說是荒謬。

醉雄之所以叫做醉雄，事實上是因為無論捕鰻魚苗前或歸岸後，他總會到檳榔攤喝酒，直到皺得像鬥牛犬的圓臉通紅，滿嘴囁語。「你說神不神奇，在柏油路醉雄都騎 S 形，但在海上沒路的地方，他騎得最穩最直。一個酒精中毒的人，卻看海溝看得最準，常常鰻桶裡都是幾十或百尾鰻。」陳濤替林志遠回應內心最深處的補述。聽說，醉雄是因為海派又帶著固執的個性，被不知名的地方混混殺害，割斷手腳筋，棄屍在大排水溝裡的。

「雄哥的一生才有傳奇。」林志遠回想依然寒冷的捕鰻魚苗的夜晚，他記得回程的時候，遠遠就看到一個人躺在沙岸邊。近看才發現是醉雄，但林志遠不敢喊醒他，因為醉雄身旁圍有至少 30 隻野狗。奇異的是，等林志遠歸家後不久，醉雄也騎著野狼機車來到檳榔攤。林志遠問他，怎麼回來的？

「啊就暈醒啊！」林志遠追問，那些狗怎麼圍著他。「無要緊啦！彼我飼的。」原來自己都吃不飽的醉雄，常常帶一、兩個便當去海濱餵狗。原來醉雄也並非千杯不醉，只是他會睡在六輕聯外道路旁，防洪防火丘的雜叢間，或海濱這類無人聞問的地方。醉雄的死對林志遠是否要繼續捕鰻魚苗的選擇，有著深刻的影響，但當我繼續問下去，他卻不願再談那個老海人的死亡。

「講是講會當選啦！有較輕可的頭路啥人無愛作，猶毋過敢拚會赴？我嘛想欲有一日會當有家己的厝，家己的人生。」林志遠說著他目前最大的願望。當只是想獲得溫飽、自由的人生都成了遙不可及的盼望，是需要賭命才能努力達到的目標。除了捕鰻魚苗，冀望自己真的能看到海上銀河之外，他別無選擇。

12. 算鰻仔的頭家

「一尾啦，兩啦三喔四，六啊七。」數鰻的老闆外號英雄，在鴛鴦底的銅盆上罩著半片細沙網，邊用碗舀沙網上的鰻魚苗，邊唸唱著歌謠。2022 年 12 月鰻魚苗價格一尾一百元，所以即便是少量的 7 尾，英雄仍不遺餘力的日日到各處捕鰻人家收購。

數鰻魚苗的老闆通常會於 9 月至 10 月，也就是法定捕撈期前夕到訪捕鰻人家。由於鰻魚苗的季節性因素，數鰻老闆基本上平日也都有其主業。英雄便從事

蛤蜊、草蝦、虱目魚混養的養殖漁業，主要經濟產物為蛤蜊，草蝦與虱目魚則以清除魚塭內青苔為主。

捕鰻人與數鰻人的相處十分微妙。他們是朋友，也常有借貸關係。海民通常將數鰻人借貸捕鰻人的行為稱為「縛海腳」。捕鰻人雖然來自貧窮人家，卻有敢與海賭命的堅強賭性。所以常在捕鰻魚苗的季節來臨時，缺乏資金下網，或者需要清償賭債。此時，數鰻老闆則會依照去年捕鰻人的漁獲，評估借貸金額。相對應的，這季該位捕鰻人所收漁獲，便要優先上繳於借款方。

除了借款問題，捕鰻人還會向數鰻老闆溝通鰻魚苗價格。有時英雄發現捕鰻人生活上的匱乏與需求，也會再提升些收購價，以壓縮自己的利益，協助捕鰻人熬過歹年冬。

數鰻老闆除了要有收鰻苗的門路，也要有交鰻苗的通路。收鰻苗方面，林志遠與英雄的熟識，是透過朝棟的介紹。「基本上，不愁毋人收。」林志遠表示各個地方只要有捕鰻魚苗的人家，很快就會有數鰻老闆來拜會，不愁抓了鰻魚苗沒地方交。然而，交鰻的通路則少有人知，只知麥寮這片海是交到屏東去。

英雄會踏入數鰻的行業，是受家學的因緣際會而成。國小、國中的時候，英雄便常隨著數鰻苗的母親，到各處捕鰻人家作客、收鰻。幼時的英雄站在機車龍頭與母親之間，而母親在身後唱唸著數鰻歌。如今，英雄的哥哥在臺西、嘉義一代收鰻，英雄則在雲林麥寮片區收鰻，延續著數鰻的神祕行當。

13. 不同的海域

麥寮港也非僅有淒苦。

夏秋之際，捕鰻人尚未下海以前。踏著雨鞋，戴著斗笠，罩上花布的人們，也懂得驅車經過雜貨店與鄉野賭場至村外，開上黃土坡地，越過蛤蜊碎屍鋪成的銀閃閃的荒路與野橋，下到海濱。他們會拿帶有三爪的短耙，在潮間帶上鑿著一個個孔洞，這是盛產白蛤蜊的季節。

還有全家一同遊覽海濱風光者，甚至會將沙灘車由麥寮港旁堤壩駛進海濱。遊客裡或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此時騎著野狼機車，邊捕魚邊查看今年海溝流向的捕鰻人，也成為了他們觀賞的一道風景。

對於捕鰻人來說，他與這群觀光客處在同一片海域，卻有著不同的哀戚。偶爾，捕鰻人們也會受海濱的歡笑影響，感到一絲冬日的暖意與會心一喜，因為他們看到原來麥寮港雖淒苦，也歡欣。

14. 怕下一代跟我們一樣

日復一日隨著潮汐漂流的日子，即將於 2024 年的 2 月底告終。我將回到都市叢林重構文明的理解，而捕鰻人們卻永遠被留在了麥寮海濱。

一段故事的結尾，通常都是展望，而林志遠卻想畫上句點。「海當然是誠水，但是嘛真寒。」林志遠點上一支煙，回望連連幾季的慘淡收成，他在思考，捕鰻

魚苗這個行業在麥寮港，真的已經到了黃昏嗎？淘金夢結束在海洋垃圾的增生，現代社會的剝削與捕鰻人難以發聲的沉默中。

「驚後一代恰阮共款。遮有啥物好的？」捕鰻人向心底自我叩問，他們也擔心貧苦生活的代際傳遞。因為知道自己沒文化，而希望後代子嗣能夠成為知識份子，那麼這樣的環境，實然是個必須改善的問題。

大浪淘沙，捕鰻人還剩多少呢？林志遠說麥寮港大概還有三十餘位，但也都漸漸乏力了。那麼，沉默的捕鰻人與貧困家庭的代際傳遞，在捕鰻事業結束的幾十年後，還有誰能為其寫下這些深邃的故事呢？又有誰能證明這些曾經與海拚命的生命韌性與純良性靈呢？難道，捕鰻人不值得存在嗎？

當然，有時人們也會期許，捕鰻魚苗的傳統技藝與文化的傳承。可又有多少人想像捕鰻人一樣生活呢？成為在村莊之外，在防風林之外，與波的羅列作伴的沉默背影。

當你走進捕鰻人的生活，你才知道麥寮港的海沙不是綺麗的白，也不是溫暖的黃，而是一片沉默的黑色沃土，上面滿是畸零的孔洞。